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93  
22 March 1976

CHINESE

第一八九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布瓦雅先生

(贝宁)

理事国: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博伊德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  
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 LX- 2332 室 )。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  
三月二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对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表示欢迎

主席：在我们开始工作以前，我希望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安全理事会向我们的新同事，美国常驻代表，威廉·斯克兰顿大使致以十分热烈的欢迎，他今天第一次正式出席，参加安全理事会的会议。

大使先生，你在来到联合国以前，已经是一位声明遐迩的政治人物。我这样说并非因为见到就任国家高职时所发布的新闻公报和个人履历。我所指的是和你个人并不相识的那些人，他们或远或近一向密切注意那些政治生命悠久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你的盛名有一种敬意和好感。

我深信阁下以丰富的经验为你们伟大的国家服务时，必将对我们为《联合国宪章》所作的努力有重大的贡献。

我要向你保证，我和安理会的所有其他成员，将与阁下进行最坦率诚挚的合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请求审议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017)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我收到埃及、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常驻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被邀请

参加我们对议程项目的辩论。因此，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同意之下，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既无反对，就如此决定。

安理会的成员都知道，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代表的信中载有一项要求：就是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我们对议程上项目的辩论。这项提议并非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提出，而是如获安理会通过，则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次辩论的邀请，将照会员国根据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出席时的同一参加权利给予该组织。

有没有安理会的成员要就这项提议发言？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据我的了解，这项提议是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发言，但提出这项提议是否是根据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则不太清楚。是这个意思吗？

主席：我将为美国代表重念一遍我发言中的有关部分：

“这项提议并非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或第三十九条提出，而是如获安理会通过……”等等。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反对这项提议，并须投反对票。关于这一点我现在要发言。

我确信安理会的全体理事国都知道，今天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的提议，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的提议是一样的。在那两次曾有人动议，邀请巴解组织参加辩论并“将会员国根据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请出席时的同一参加权利给予该组织。”

我确信各理事国也同样知道，美国在那两次会议上都强烈反对这项提议。这是一项确立已久的传统——我们对这传统有充分信念——就是我们要听取所有各

方的意见，我们不反对理事会根据适当的理事会规则，即第三十九条给予一次听询的机会。但是我们十分反对根据第三十七条而给予听询。对我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基于原则的立场。虽然这项原则不断遭到侵犯，不知外少次遭到侵犯，但不能损及这项原则，同时也受时间的影响。

美国曾两度把这项提议形容为：

一项彼此呼应的企图，想漠视议事规则的规定，把比安理会这些年来给予观察员政府的地位甚至还要高的地位，把比最近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而邀请的合法民族解放运动代言人的地位更高的地位，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第一八五九次会议，第4页和第一八七〇次会议第7页和第8页）

我们当时说得很清楚，就象我现在要说清楚一样，美国对这种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目前局势的政治需要的特别背离议事规则的做法不准备同意，我们认为安理会也不应该表示同意。

我们认为，如果援用议事规则，则援用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便足以提供一次听取巴勒斯坦人对安理会所讨论问题的意见的机会了。至于这是巴勒斯坦人所关心的问题，那是不容置疑的。正如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前途这个问题，必需以一项全面的声明来解答一样。美国对中东问题这些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

我现在参加了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我十分感谢主席先生在宣布开会时所说的客气话，我一向都对安理会的历史有深刻的印象，我要为未来的安理会尽全力。我希望能尽一分力量为未来的世代维护安理会，发扬它的合法权力与程序。这就是我要求表决我们现有提议的原因，这项提议并非根据第三十七条提出，所以我将投票反对。

阿洪德先生（巴基斯坦）：目前的题目，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我们也很熟悉美国的立场，该国的常驻代表刚才又说了一遍。这项提议是我国代表团和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团一道提出的，象以前几次一样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一会

的辩论，这是我现在发言的唯一原因。主席先生，这也是你的提议。

有人认为如果安理会决定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则违反了或特别背离了议事规则，为了驳斥这种说法，我要讲几句话。目前的情况是特殊的，自成一格的，如果可这样说的话。第三十九条规定可以给予秘书处职员或其他人士听询机会，而第三十七条则规定可以给予任何联合国的会员国听询机会。严格的说，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九条都没有照顾到目前这种情况。我认为。那些制定规则的人士，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并没有预料到这种事态的出现，理事会应该按常识行事，这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我们也因此提议按照先例行事。我们深信在这样做时，安理会不但没有背离了规则，反而是考虑到目前情况的特征对这种情况作一裁决。

主席：鉴于刚才就根据以前会议的条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场讨论的提议而提出的意见，我现在把该提议付诸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贝宁、中国、圭亚那、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

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是：十一票对一票，三票弃权。所以提案通过。

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对其投票作解释性发言的代表发言。

勒孔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首先要重申你代表我们对美国的新任常驻代表，斯克兰顿大使所表示的祝贺。我们要向斯克兰顿大使表示欢迎，并最诚挚、热烈地希望他的重要任务得到成功。

正如一月十二日法国常驻代表在类似的情况下所说的一样，我们是赞成巴解组织参加讨论的。事实上我们认为，在讨论对巴勒斯坦人有影响的问题时，能听到巴

勒斯坦人的意见是可取之举。因此，在他们的权利成为我们的审议题目时，让他们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正如一月份的情况一样，表决时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弃权，因为对巴解发出的邀请是与安理会的议事规则抵触的。

在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外，我们按照同一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只能听取本组织会员国代表的意见。因此，无论我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它也没有自称是一个国家。在这些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只能弃权，但同时我要提醒各位，这种态度并不表示我们对应在安理会听取巴解的意见这一建议有什么异议。

芬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在解释我们的弃权以前，也想和您以及我的法国同事一道，也代表我国代表团，意大利和个人，向美国的新任常驻代表斯克兰顿先生，致以热烈欢迎。正如阁下所言，他以前已经有悠久而杰出的政治声誉。我们也确信，从他的发言就可以看得出，我们可以期望他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充分的贡献。

现在转而谈到我国代表团的投票，我想我无须重复我在前几次会议上所说的话。我已经解释过意大利代表团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理会的辩论这个问题不得不弃权的原因。我在安理会第一八五六次和一八五九次会议上已经把这一点说明了，又在一月十二日第一八七〇次会议上概述了我们的立场。总结这个立场，我想说明，我们的保留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问题的实质辩论这件事无关的。我们只对发出这项邀请的条件有保留。

换言之，我们对这项邀请是否符合《宪章》的规定和现行的议事规则有所怀疑。

在另一方面，能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一项关于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的辩论，我们对此极感兴趣，我们期待对这个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辩论。在这方面，我要重申一下，象我们在过去希望看到以色列参加辩论一样，我们欢迎为以色列提出的动议，使它能够参加这项辩论。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工作和审议都是很有意义的。

主席：由于安全理事会邀请参加辩论的会员国数目比安理会议席的座位为多，因此我不能够请所有的代表在整个辩论中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当然，轮到他们发言时，我会请他们在议席就座。按照协商所获的决定，我请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请埃及、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沙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和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今天早上议程上的项目。在这一方面，我要请安理会的成员注意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的S/12000号文件和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的S/12012号文件。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这是我在安理会三月份里的第一次发言，因此在转入今天会议的议程项目之前，我想代表利比亚代表团对您担任安理会三月份的主席表示诚恳的祝贺。看到一位非洲杰出人才来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利用这个机会我也向贵国贝宁为它坚定地与解放事业以及和平和正义的事业站在一起表示敬意。主席先生，贵国与我国携手并肩前进，支持所有正义的事业。我相信在您英明干练的领导下，我们的讨论必定成功。

我也想向您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二月份主席，也就是美国的前任代表莫伊尼汉先生，表示赞美之意。

也请容许我趁这个机会对斯克兰顿大使表示诚挚的欢迎，并祝贺他在本组织中承担起他的重要责任。斯克兰顿大使在一个相当微妙和重要的时刻来到联合国，尤其就美国在这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和它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各国人民的

关系而言。正如同主席您所说，威廉·斯克兰顿大使带到此间的他的正直、高的道德水平和政治家风度等美誉。我希望他这位为他伟大国家尽心的公仆对促进他的国家与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和平了解及合作作出贡献，并帮助为了他国家真正的利益以及为了世界和平和安全制订美国的政策。我们希望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在它的二百周年时为一个新的光源所指引。我们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合作来达成这些目标并祝他好运。

巴基斯坦代表团和我国代表团在第 S/12017 号文件里分发的我们三月十九日的信中要求，为了巴勒斯坦被占领领土上最近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为开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予以审议。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理常驻观察员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第 S/12000 号文件中分发的他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信中，提请注意居住在耶路撒冷及其他西岸主要城市中的巴勒斯坦人为反对占领当局的恐怖手段而举行的普遍抗议和示威和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下令施行的大规模逮捕及其他镇压措施。

随后，在他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写给主席您及秘书长的信——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第 A/31/63-S/12012 号文件——中，沙地阿拉伯的大使巴鲁迪阁下传递了伊斯兰会议的会员国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中这些严重发展的声明。伊斯兰会议的会员国要求安理会继续迫切注意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领土的局势，并对其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提出警告。

三月十九日，秘书长对被占领领土的严重局势表示关切，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秘书长对最近在以色列占领领土所发生的一些导致了人民苦难和人命伤亡的事件感到关切。这些事件再度显示出当前中东局势的内在危险，和加紧努力寻求该地区公正持久和平的迫切需要。”

这些新近的事件是由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个以色列地方法官对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所作的判决而引起的。该寺为全世界回教徒所同尊，是我们最神圣的庙堂之一。上项判决不能孤立起来看，而必须与最近的一些行动和侵略一道，

视为犹太复国主义处心积虑、故意违抗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要并吞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并改变其文化及人口分布特征的政策的一部份。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目的在于故意根本改变该地的文化，宗教、人口和政治现状，破坏圣城的精神价值和普世景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这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阿克萨清真寺的被亵渎和污辱的各项决议——第252(1968)号，第267(1969)号，第271(1969)号，第298(1971)号决议——以及大会第2253(ES-V)号和第2254(ES-V)号决议。

将耶路撒冷犹太化的政策正由许多措施来执行，其中包括没收阿拉伯人的土地来建立新的犹太人住宅区；继续执行将居民与他们的阿拉伯历史，文化和文明隔离的政策；以完全并吞为目的地剥削耶路撒冷的经济；压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机构；以及目的在于迫使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和财产的措施。

犹太复国主义者公然反抗联合国的历史是恶名昭著的。虽然事实是犹太复国集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入联合国，它的存在是根据联合国的一个决议，但是犹太复国集团对这个国际组织和国际舆论却只有蔑视。这种傲慢的态度反应在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许多宣言和措施之中。举例来说，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之后，列维·艾希科尔先生声称，“即使联合国以一百二十一票对一票作出决定”，以色列也永远不会执行大会的决定。

果达·梅厄冷嘲地说：“假如通过了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决议，有什么不得了？反正，它又不是一个坦克向你开火。”据报告，以色列外交部的一个次长曾经声言：“一个联合国决议算得了什么？九十票，九十演讲。还有什么？”

最近，赫佐格先生攻击联合国，重申了以色列对所有联合国决议的态度，宣称“理事会决议将加入成百的其他联合国决议的行列，进入字纸篓去”。

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在为期近三十年的期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拒绝遵从联合国的决议，决定和呼吁。联合国曾不断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和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的行为。但是，以色列继续傲慢地忽视国际社会的意志和决定。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顽强反抗，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回答呢？我们必须找到一个适当的答复。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诡计争取时间，一面在该地制造既成事实。以色列的每一次侵略也就是一次试验以探测世界还能再容忍多少。每次以色列反抗联合国而未受到适当的答复，本组织的威信就受到了进一步的侵蚀。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给予种族主义的和侵略性的犹太复国集团以适当的制裁。该集团非法获准进入联合国为会员，一直漠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意志。

其实，在被占领土地上局势最近的严重发展正是以色列长期不断、处心积虑的侵略和种族主义政策的逻辑上必然的结果，因为这个犹太复国集团的固有本性就是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和扩张主义的。

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就计划建立一个完全是犹太人的犹太国。巴勒斯坦那时住的是阿拉伯人，但是这个事实却被故意忽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说法是“没有土地的人民和没有人民的土地。”

根据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犹太国自始就是以取代阿拉伯人为基础。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阿拉伯人其实不算作人。

成千的例子，行为和言论可以用来证明犹太复国运动和以色列的建立是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这些例子暴露了恶毒的反阿拉伯宣传和同等恶毒的对军国主义的赞美在怎样培植仇恨和种族侵略。

完全符合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宣言中所纳入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教条，这个种族主义集团开门容纳犹太移民，纠合在外的流亡者。因此，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犹太人皆可要求公民身份，享受特殊的种族和宗教上的特权。根据一九七一年所通过的对公民法的一个修正，上述权利的行使并不需要移民到以色列。种族主义的回返法给予任何犹太人，不论其目前的国籍，移民以色列的权利。除此之外，国籍法自动给予国籍。同时，阿拉伯人及其他非犹太人则无此特权。数千年来祖居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被降为二等国民。

许多有声望的犹太及非犹太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暴露它的谬误并谴责其固有的种族主义。大会在其出名的决议中判定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历史告诉我们，种族主义根本上包括恐怖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既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又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运动，对巴勒斯坦人民干下了许多暴行。犹太复国恐怖主义组织屠杀了成千的阿拉伯男子，妇女和儿童。居住在被占领领土上的阿拉伯人不断遭受到那些违反基本人权的镇压手段和非人道的法律。

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调查委员会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侵害人权措施有：集体的和整个地区的处罚；递解和驱逐；虐待被囚禁的人和平民；破坏和拆毁房屋和建筑物；没收及剥夺财产；偷窃抢劫等。

需要重视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些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不断地被积极的宣传所掩盖。某些新闻机构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勾结，企图遮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施暴行。卡尔·范·霍恩将军在他所著的书《为和平从军》中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歪曲事实。他写道：

“那种挖空心思编造谎话去歪曲事实的本领使我们惊愕。具有高度技巧的以色列新闻服务人员和整个新闻界联合起来制造一种扭曲的故事，这个故事又用专门技术分发出去，经过所有的媒介传给它们自己的人民和在美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以及全世界。我一生中从未相信事实真相能够这么样冷酷和技巧的去歪曲。”

那么，联合国应当怎么做呢？安全理事会应当怎么做呢？世界对一个种族主义的运动和种族主义的扩张集团应当怎么做呢？它是否应受不同于给纳粹和种族隔离主义的对待呢？现在全世界都在问，到底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与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政权有什么不同。现在需要一个诚实的决定。需要勇敢的行动。

因此，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来阻止局势恶化，停止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罪行。

主席：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你是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代表，所以，由你邀请一个为争取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民族的代表参加这个庄严的理事会会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国人民密切注意贵国为了争取经济独立和主权以及捍卫人民的福利和尊严而展开的建设性的努力。

请让我特别谢谢投票赞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目前仍被占领的我国的严重局势的各国代表。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城市的局势是既使人震惊又使人鼓舞的。它是使人鼓舞的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等待了许多年——等待国际大家庭为他们申张正义和矫正数十年前对他们所犯的非正义行为，等了许多年之后——终于站立了起来，对抗占领军和外国统治。这种局势又是使人震惊的，因为占领军依仗希特勒式的残忍镇压手段来打击群众起义；有时把它称为暴动，有时又称为捣乱，事实上这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对抗占领军的群众起义。

经过数周来彻底封锁新闻，不发表事实真相后，新闻机构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发出下列一类的消息：

“当回教徒在星期五祷告后离开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清真寺时，以色列部队荷枪实弹，预防产生新的暴动。边防警察和兵士在耶路撒冷街道巡逻，伞兵封锁其它西岸城市，以防止七周来阿拉伯学生以石头投掷以色列部队而引发的零星冲突等暴力事件的再发。”

根据路透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的报导，以色列兵士曾说它们荷枪实弹，而且准备随时射击。一个年青的犹太复国主义军官告诉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接到命令，随时迅速制止骚动。”路透社又报导说在北方的纳布卢斯城——最近的骚动的主要发生地——已由警察和伞兵加以封锁，他们设立了路障，搜查进入该市的所有车辆。

市内则有伞兵乘坐军车在街道上巡逻，抽查居民携带的物件和证件。根据路透社消息，有一次“中央邮政局前约有八十人面壁排队，双手扶着墙壁，由伞兵加以检查。”

三月十九日《纽约时报》刊出一篇相当长的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的巴勒斯坦各城市情况的文章。新闻界不能再隐蔽事实，甚至还强调派遣伞兵协助边防警察的事实。边防警察是“凶猛的特遣队”，这是众所周知的。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在一些巴勒斯坦城镇强制执行二十四小时——实际是二十二小时三十分——宵禁，中间仅留九十分钟让居民——我重复“居民”一词——购买粮食。留在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现在被视为居民而已。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定的巴勒斯坦人的概念，一个巴勒斯坦人只是居民，不是公民，也不是该处的常驻居民。巴勒斯坦人只是居民，犹太复国主义者甚至视他们为暂时的居民。

许多巴勒斯坦城镇以及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的城市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市长已呈递辞职书，以表示对占领部队使用残暴手段的抗议。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犹太电讯社的新闻简报报导一个名叫莫塞·莱文杰的犹太教教士，在电视上“号召市民起来射击和杀戮”。据报该犹太教教士还说他“发出这项命令的原因在于给阿拉伯人一个教训，使他们安份守己”。据我所知，巴勒斯坦沦陷区的电视由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经营和控制，所以，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在电视上所说的话一定得到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支持。

三月十六日犹太电讯社的新闻简报报导说：

“伯利恒的阿拉伯学生向以色列兵士投掷石头……并在当地学院的建筑物上竖起巴勒斯坦旗帜。对这个平常很恬静的西岸城镇来说，这是多年来发生的首次示威，它反映了最近的不安和整个西岸在过去十日来日益加剧的战斗的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已发生数次冲突，以色列当局仍倾向于低估暴乱的

严重性。”

所指的城镇就是小城伯利恒，是救世主——和平之君——的降生地。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他对“最近在以色列占领领土所发生的事件和因而导致人民受祸和受伤很为关切。”他说：

“这些事件再度显示出当前中东局势的内在危险和加紧努力寻求该地区公正持久和平的迫切需要。”

秘书长的真实关怀是我的组织不能不代表遭受占领军不人道和残暴折磨的我国人民表示极为感激的。我们把这项声明看作支持我国人民为反对占领和外国统治以及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部队所犯希特拉式暴行而斗争的正义事业的宣言。

我的组织深信，安理会在履行其作为一个受委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责任时，不会以表示严重关切为满足，而将行使“宪章”授予它的权力，行使处理这种局势的权力。我们确信，安理会将实行治本，追寻造成那些事件的真因，而不仅解决当前的局势及其造成的后果。

有人说这场骚动——这是胡乱贬低其严重性的说法，可从伞兵的干预予以证明——由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法官宣判一个案子所造成，这项判决违反了犹太宗教法，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如果我们相信它的话，这项判决还违反了以色列最高法院一九七〇年的判决；但是，发生骚动及其近因并不是问题的焦点。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犹太电讯社的新闻简报说：

“政府显对西岸的非法犹太移民采取似乎模棱两可的态度，使阿拉伯人火上加油。例如好战的正统诚信派一个小组获准在军队的保卫下留在萨马里亚区域，而拉宾政府又受到宗教界和右派民族主义者集团的极大压力，要他开放西岸供犹太人殖民。”

一个犹太移民点已在被占领领土内建立起来。虽然特拉维夫当局希望全世界和国际社会相信它们是反对这种行动的，可是，我们获悉军队却在那里保护那些非法的移民。

虽然特拉维夫当局屡次否认，可是，它们仍在推行没收阿拉伯人财产和土地以供设立犹太移民点的一贯政策。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新消息报》报导犹太复国主义国防部长西芒·佩雷斯访问了在耶路撒冷南面名叫伊利埃泽尔的犹太复国派移民点。根据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每日卫报》的报导，佩雷斯国防部长访问塞巴斯蒂亚附近的阿朗·莫雷赫和拉马拉赫附近的阿弗拉等犹太移民点时，曾受到热烈欢迎。另一方面，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却希望世界各国相信它们认为设立这些移民点是非法的。除了非法征用土地外，这些作为的目的本质上便是种族主义的。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星期日）《纽约星期日新闻》报导说：

“由于它的阿拉伯公民计划在三月三十日举行全国总罢工，以色列保安部队又采取行动，镇压动乱四起的西岸，使以色列面临两面受敌的威胁。阿拉伯人计划的这项行动在于抗议政府征用加利利的1,625英亩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以建筑主要供犹太人之用的新房屋的决定。”

我要问：为什么要征用呢？这很简单，只因该区的阿拉伯人多于犹太人，占了那里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

沦陷区的阿拉伯人反对这种计划，这是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他们将不惜以任何手段来摧毁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可是，以色列议会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议员，竟然提出要求，主张把反对这种计划的阿拉伯领袖以“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审判。当一个巴勒斯坦人——无宁说是持有以色列护照和享有公民权的阿拉伯人——捍卫其财产时，就被指为煽动暴乱。但是，当国营电视台让人用来号召别人去射击和杀人时——射杀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却没有有人说半句话。

再过几星期，世人就要纪念波兰人民反对纳粹统治和反对希特拉部队驻在波兰境内的一幕英雄事迹。我们正是以这种英雄与爱国的事迹和争取民族解放的精神来评价我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统治和外国统治的起义的。我是指光荣的华沙犹太区起义。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指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煽动沦陷区的巴勒斯坦人。这岂不明确证明无论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在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都群起支持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吗？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在一月二十七日举行了大示威，以表示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所采仇视政策的抗议。当时美国代表在安理会利用其否决权来证明美国政府忠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并破坏一项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权利的决议草案。

此刻，我不准备列举占领我国的军队的所作所为，它们的这种作为是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所通过的决议和违反人权的，这种行为和违反各项规定的行动使联合国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以色列侵害被占领领土人民的人权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占领当局拒绝便利该特别委员会执行职务，使其成员无法完成其工作。

我也不准备向这个庄严的理事会提出关于由此发生的冲突的报告。因为应予以审议的正是占领和外国统治的问题。占领和外国统治引起反抗。而反抗愈强烈，占领军就采取更残暴、更疯狂的政策和措施。以我们审议的这个事件来说，占领军赶快出动伞兵和边防警察，企图防止我国人民起义的扩大并把它镇压下去。已有人报导射击示威者和学童受伤的情形。事实上，长期占领加上侵害人民人权的不人道作为，使局势发展到目前的严重境地。现阶段正是占领军及其所出动的大炮和伞兵的一方同示威群众及掷石的学生的另一方的对抗；是有强制执行宵禁权力的一方同宣布实行总罢工来表示抗议的另一方的对抗。是军事占领当局同辞去市长职位以作抗议的领导的对抗。

这一切的成因又是占领，所以庄严的安理会应根据这一点来审议当前的局势。补救的办法在于扫除这个成因，即停止占领，越快越好。

人们不禁会问：最近的暴行是否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目前举行的会议和审议有任何关系？有人建议该委员会在开始工作，努力使巴勒斯坦人能够行使权利的时候，应首先建议让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并归还其财产。最近的事件是不是一项答复呢？这是否是一个讯号，是不是警告巴勒斯坦人民：“不要回来，否则就用伞兵和大炮来对付你”的凶兆呢？人们不禁会这样怀疑。

这个庄严的理事会要负责任。它必须行使它的权力，行使《联合国宪章》授予它的权力，行使第三十六条和其他各条所说明的权力。现在就要看安理会如何行使它的权力以履行其责任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法鲁克·哈杜米兄弟曾在庄严的安理会发言，他说：

“我们希望自己和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都能得到和平。怀着最大的责任感，我们愿意强调，如果安全理事会落实《联合国宪章》逼使侵略者停止他们的侵略行为，它是可以发挥基本的、有效的作用的。”

“现在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确认这个区域的客观事实的时候了。首先要确认的是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为它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让我们的人民得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不容剥夺的权利的必要性。”

“现在是通过一个能够矫正错误情况的决议的时候了。这个决议应当包含可行的、正确的、有效的执行办法。它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面和实现和平。”（第1870次会议，第93—95页）

.....

“我们要强调，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性的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只有在巴勒斯坦恢复它作为苏伊士运河东、西两岸的阿拉伯国家之

间以及非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的历史性作用之后，中东才有获得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可能。

“我们期待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三十六条，通过一项有效的决定性决议和有意义的措施，以巩固、加强和执行大会第 3236(XXIX) 号和第 3376(XXX) 号决议。为了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正义与和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愿意参与以大会第 3236(XXIX) 号和第 3376(XXX) 号决议为基础的一切国际努力，并为此作出贡献。

“同时，我们的人民将继续使用一切合理手段，为达到我们的正当目标进行正义的斗争。到我们达到这些目标之后——我们希望安理会会有正面的决议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中东就会有公正持久的和平。”（同上，第 96—97 页）。

主席： 我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埃及代表。 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 今天，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特别是阿拉伯耶路撒冷和西岸正出现一个极具爆炸性的险恶局势。 这个局势是由以色列的顽固政策一手造成的，这种政策悍然违背了一切文明的国际行为和国际法最根本的准则，妄图永远霸占阿拉伯的领土。 以色列正系统地推行恐怖和压迫的政策，侵害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居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又一次遭受到任何全体人民从未遭受过的最残酷、最粗暴的迫害。 宵禁、大规模逮捕、不经审讯的拘禁和集体惩罚又成为了被占领领土巴勒斯坦人民天天都遭遇到的命运。但是，尽管面对所有这些不利的情况，面对着成千上万开到耶路撒冷和西岸的以色列空降部队和精锐的突击部队，被占领领土的人民揭竿而起，公开对抗以色列暴虐的占领。

以色列过去很多次向安理会大放厥词，说什么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的居民同以色列当局和谐一致充分合作，而且生活在以色列占领和压制之下深感满意。 这种论调之荒谬是不言而喻的，愿意辨别是非的人早就识破这一点。 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在军队的暴力镇压下的无数次起义就是巴勒斯坦人民对以色列这种荒谬言论的回答。

世界各国，特别是以色列，现在应该知道根本没有什么仁慈的占领这回事。 日益强大的反占领斗争一定会继续下去，直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实现为止。 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争取自由的正义斗争中表现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火焰是任何恐怖、镇压和暴力的行为所扑灭不了的。

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民，正本着这种果敢坚决的精神，掀起了光宗正义的斗争，埃及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充分的支持。

在中东冲突的漫长历史中，这是安理会第一次就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举行辩论。我们认为最要紧的是，安理会在讨论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它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负的重大责任，并且表示绝对反对以色列继续对阿拉伯领土的非法占领。

国际社区再也不能默许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继续占领。

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以色列就一直在所占领领土上有步骤地推行一种高压和灭绝的政策，其目的是要改变所占领领土的人口的组成、地理的特性、制度的结构和所占领土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推行一种蚕食的政策。大会早在一九六七年就谴责了以色列图谋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行动，并吁请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改变这种地位的行为。大会和安理会在这段期间内谴责和责备了以色列的行径和措施，这种行径和措施使圣城产生了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改变。摧毁文化和亵渎神灵的行径得到纵容使穆斯林教和基督教圣地的尊严因而受到破坏，这些行径包括纵火燃烧阿克萨清真寺，亵渎耶路撒冷基督教最古老的基马亚教堂等等。

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第237(1967)号决议中促请以色列确保军事行动地区居民的平安、福利与安全，并便利自战争发生以来逃离这些地区的居民重返家园。以色列对这个决议的答复是怎样呢？它的答复只是对加沙和西岸的人民实行恐怖和报复的手段。

除了以色列以外，大会又一致决定，《第四次日内瓦公约》适用于一九六七年以来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规定以色列在实现和平正义的解决，使被占领领土得以归还合法原主之前，必须尊重这些领土人民的权利。因此，以色列所采取的措施一概无效。

安理会在各项决议中，包括第298(1971)号决议，明确地申明了以色列所采变更耶路撒冷市地位的一切立法与行政行动，包括土地及财产的征用，彻头彻尾的无效，因为，由于非法局势而造成的这些行动本身就是非法的。

以色列在其所占领领土建立新殖民地的政策最清楚地暴露了它的扩张主义阴谋的另一面。以色列首先用武力赶走居民，实行残酷无情的摧毁阿拉伯人民的家园和整个村庄的政策，然后就在这些出清的地区建立以色列新的殖民点。在推行这种政策时，以色列似乎忘记世界各地已产生的一切巨大的变化。以色列这个军事化的社会枉费心机地妄图在加沙建立一种班图斯坦，以并入以色列的版图。以色

列和南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在这段时间内，世界各国终于认识到，实现中东正义持久解决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容剥夺的自决的权利。和平只有通过巴勒斯坦人民自由表达他们的自决才能实现。

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就其真正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来说远超过以色列实际的镇压政策范围之外。问题在于这种政策背后的动机——其实是一种幻想。在动机里才隐伏着真正的危机。最具欺骗性和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是，到了今时今日，以色列仍然相信，它可以一面继续压制整个民族的意愿，剥夺他们的权利，一面可以扬言，说什么它要寻求和平，它渴望结束战争状态。

这种幻想只能妨碍和平的进程，因为，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如果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中东正义持久的解决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以色列一味顽固到底，采取否定的态度，但是，全世界终于认识到这个现实。

安理会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通过了第 267(1969)号决议，

“严厉谴责为改变耶路撒冷市的地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并作出了其它决定，其中

“决定，倘以色列的答复为否定………时，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复会考虑………采取何种其他行动………”。

决议通过后不到两个月，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耶路撒冷城内的圣阿克萨清真寺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遭到大火焚烧，世界对此震惊不已。世界各地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纷纷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的纵火行径。安理会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五日第 271(1969)号决议中确认

“………任何毁坏或亵渎耶路撒冷各神圣处所、宗教建筑物及场址的行为，或对任何此种行为予以鼓励或纵容，均可能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又认定

“……既于此污辱与亵渎圣阿克萨清真寺的可恶行动，益足征立即须由以色列制止凡违反（安理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行动并立即撤消凡以改变耶路撒冷地位为目的的一切措施。”

以色列对于它继续在占领领土内所制造的危险局势要负全部责任，对于无辜生命的死亡和它在该地区所进行的肆意破坏和劫掠要负全部责任，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破坏国际准则的行径日后可能产生的后果要负全部责任。

我们刚才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发言，我们热烈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行列，阐明事实的真相，控诉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领土所推行的政策。

阿拉伯耶路撒冷和西岸当前的危险局势是以色列恐吓和侵略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直接后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信中曾请安理会主席注意这些行动。他的信后来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作为S/12000号文件印发。解放组织代表在信中谈到以色列最近在阿拉伯耶路撒冷被占地区的违法行为，特别是以色列法院对圣阿克萨清真寺，穆斯林教的圣地之一的不负责任的裁决。以色列市议会的成员带领一群以色列青年闯进圣阿克萨清真寺内。不用说，阿拉伯耶路撒冷的群民当然强烈抗议，但是，他们的抗议却遭到占领当局大规模的报复，更向示威者开枪射击。

可以预料，以色列政府或它的代表将企图减轻国际社区对它在耶路撒冷和其他所占领土的所作所为的愤怒，它声称以色列政府已将地方法院的裁决上诉高等法院，而高等法院又接受了上诉。问题不是高等法院或次一级法院的决定，因为，任何这些法院的决定都可以前后矛盾的，那就是说，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要任由以色列法院来摆布。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花招，同新闻机构昨天所报道的完全一样，报道引述以色列当局的谈话，说以色列的一些军队——我再说一次，一些军队——已撤离哈利勒。

我们大多数人都确信，一俟安理会辩论结束，这“一些”军队将回到原来的城市，采取更残酷的手段。因此，问题不在于法院的裁决和一些军队的假撤退。更根本的是占领的问题，以武力占领并剥夺被占领领土居民的最基本人权的问题。以色列必须面对这个客观现实，面对这个核心问题，不要再玩弄各种手段了。现让我们把事情搞清楚，做过总结。

鉴于这种危险的发展，一个由 42 名伊斯兰会议成员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和秘书长举行了会议，讨论这个完全违背安理会和大会无数有关耶路撒冷的决议的严重局势。

但是，由于以色列继续推行它无视国际社会警告和联合国决议的政策，局势进一步趋向恶化。以色列继续逮捕阿拉伯耶路撒冷和西岸其他被占区的居民。这种情况促使伊斯兰会议的成员国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再次召开会议，就以色列对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的政策的各个方面发表了声明。他们在这项载在 S/12012 号文件中的声明要求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继续迫切注意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领土的局势，这是一个可能恶化的局势。他们重申必须立刻采取步骤，制止此类违反和蔑视安理会及大会有关耶路撒冷的决议的行为，以及撤消占领当局所采的违反这些决议的措施。

我要在安理会上代表埃及人民和政府对我们阿拉伯兄弟在被占领领土上进行的光荣而英勇的斗争喝采欢呼，他们正以阿拉伯人民坚定不移的精神决心把他们神圣的家园从殖民主义和非法占领的枷锁解放出来。他们不是孤立的；这个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和他们都坚决相信，胜利必定属于最神圣的事业。

他们在以色列占领部队的暴行和迫害面前采取了英勇的立场，这是十月战争精神的必然延续。这种立场又一次证明了，为了继续进行反占领反迫害的正义斗争，我们的决心是百折不挠的。事实证明，巴勒斯坦人民的果敢立场是戳破以色列一切伎俩的最具决定性的武器之一，这些伎俩的目的是为了在我们地区永远保持着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十月战争一响，使全世界最后终于完全认识到：阿拉伯人

民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去解放他们所有的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利。为了实现这种神圣的目标，什么牺牲都是在所不惜的。

显而易见的，埃及将运用它力所能及的各种办法，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尽快实现该项国家目标。这样做，埃及无疑重申它坚决的信念：除非以色列撤出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切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除非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不容剥夺的权利，我们地区绝不能有和平。我们相信，巴勒斯坦问题应当从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长期而必要的努力这方面加以考虑，这是一个首要问题必需用正义办法来解决。

有一个事实是无法不顾的：如果以色列坚持它目前残酷迫害和高压政策，那么，它无论如何都要对中东局势的恶化与和平进程的破坏负起全部的责任。以色列这些措施和高压政策同以色列领导人的声明和宣言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要结束战争，渴望和平。但是，这些措施和政策反而只会阻挠和破坏一切和平的可能性，这真是大讽刺。

埃及坚决相信，在中东有实现正义持久的和平的必要。但是，我们认为，只要解放全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权力，和平才可能实现。本着同样坚决的信念，埃及将始终不渝地反对以色列对被占领领土内我们人民，特别是西岸的人民所施的恐吓和政策。

几年前，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身体上不得不忍受类似的以色列的暴行。迫害、镇压和拘禁是当时主要的言词，和今天的冷酷现实一模一样。

以色列政府正以残酷的手段将巴勒斯坦人民逐出他们自己的土地。巴勒斯坦人民被逼离开家园，居住在名符其实的集中营内。他们流离失所已经 20 多年，以后更可能被划分为一个个小团体散居在被占领领土上，这就是以色列实现种族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悲惨后果。

其实，以色列残暴政策的情节并不是陌生的。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成立后，以色列当局第一个立法行动就是颁布“行政条例法”，这条法令授权国防部长

颁发紧急条例，限制阿拉伯居民的活动并控制所有其他的人身自由。

我们记得，一九四八年十月，西加利利的伊克特村的村民被逼迁离他们的村庄。当时，村民得到的解释是：因为安全的理由，他们必须离开十五天后就可以回来。十五天的期限变成了不知多少月多少年。村民无法再相信这些不兑现的诺言，他们向法院请愿；法院的裁决着令以色列军队让村民重返乡里。军队的反应是在一九五一年耶诞节那一天，将整个村庄的住屋夷为平地，教堂也不能幸免。除了破坏之外还火上加油肆意污辱，把教堂的钟搬到附近的犹太殖民点，敲钟不是叫人民祈祷，而是报告开饭的时间。

以色列占领区内希腊天主教社区领袖乔治·哈基姆主教曾向以色列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反对这种肆无忌惮全盘破坏天主教村落和污辱教堂的行径。

两年后，一九五三年九月，卡弗尔比尔伊姆的基督徒居民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沙朴比瓦、鸟法拉和穆耶达尔等地方也发生居民被逐、阿拉伯村庄被毁的同样情况。乡间其他地区的基督教堂和穆斯兰清真寺都遭到破坏，对于这些圣地的尊严和历史价值完全不加重视。甚至死人最后安息的地方也不能幸免。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九年，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坟地遭到污辱和破坏，十字架也打烂，践踏在脚下。

本月二十日，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先生宣布，埃及认为以色列对于它在耶路撒冷和西岸的恐怖行动所带来一切危险后果要负全责。他说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政策违背国际社会宣布的要在中东建立正义持久和平的目标，因而危害和平的机会，把我们带回到一度在该地区出现的爆炸性和危险的局面。

他说，解决当前威胁到该地区和平机会的危险局势的唯一办法是由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和有关决议的各项原则行使自决的权利，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以色列从此放弃它与世界追求和平相抵触的没有理性的政策。

埃及外交部长强调了联大就《第四次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问题所采取的一致立场。他说：

“以色列必须继续承担法律的义务，使这些领土的情况保持不变，直至它们全部归还其合法原主为止”。

由于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制造危险的局势，公然违背其根据国际法准则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而要承担的法律义务，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毫不含糊地规定：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利；谴责以色列在其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施行的残暴非法行径；立刻采取有效的行动终止这些违法行为和废除耶道撒冷和西岸占领当局以前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安理会对这个危险局势所负的责任的确是非常重大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理事会不采取行动，世界就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面对以色列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居民横施恐怖行动，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顾，其实，这些居民在战场上并不孤立，因为埃及人民和政府全心全意地和他们站在一道。凡是打击专横迫害势力的行动都是各处自由的胜利。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散会